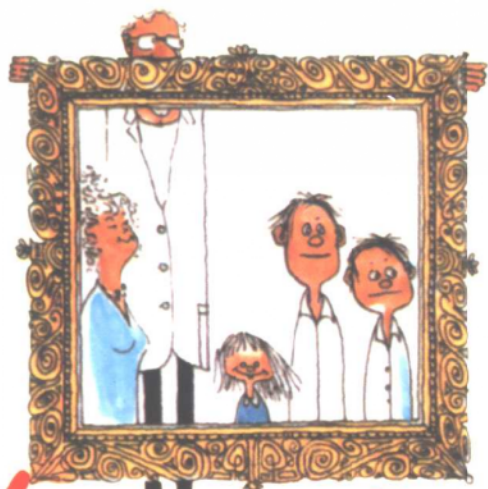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个 模范家庭

[以色列] 埃弗赖姆·基雄 著
魏育青 魏宏琰 译

的趣事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[以色列] 埃弗赖姆·基雄 著
魏育青 魏宏琰 译

一个 模范家庭 的趣事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模范家庭的趣事/(以色列)基雄(Kishone, E.)著;魏育青, 魏宏琰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1.8

ISBN 7-5327-2570-7

I.一... II.①基...②魏...③魏... III.长篇小说-以色列-现代 IV.I38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7316 号

Ephraim Kishon

EPHRAIM KISHONS BESTE FAMILIENGESCHICHTEN

© 1975 by Langen Müller in der

F.A. Herbig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, München

本书中文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

图字:09-1999-289号

一个模范家庭的趣事

[以色列]埃弗赖姆·基雄 著

魏育青 魏宏琰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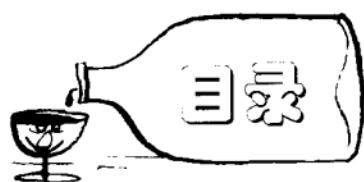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875 插页 4 字数 231,000

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7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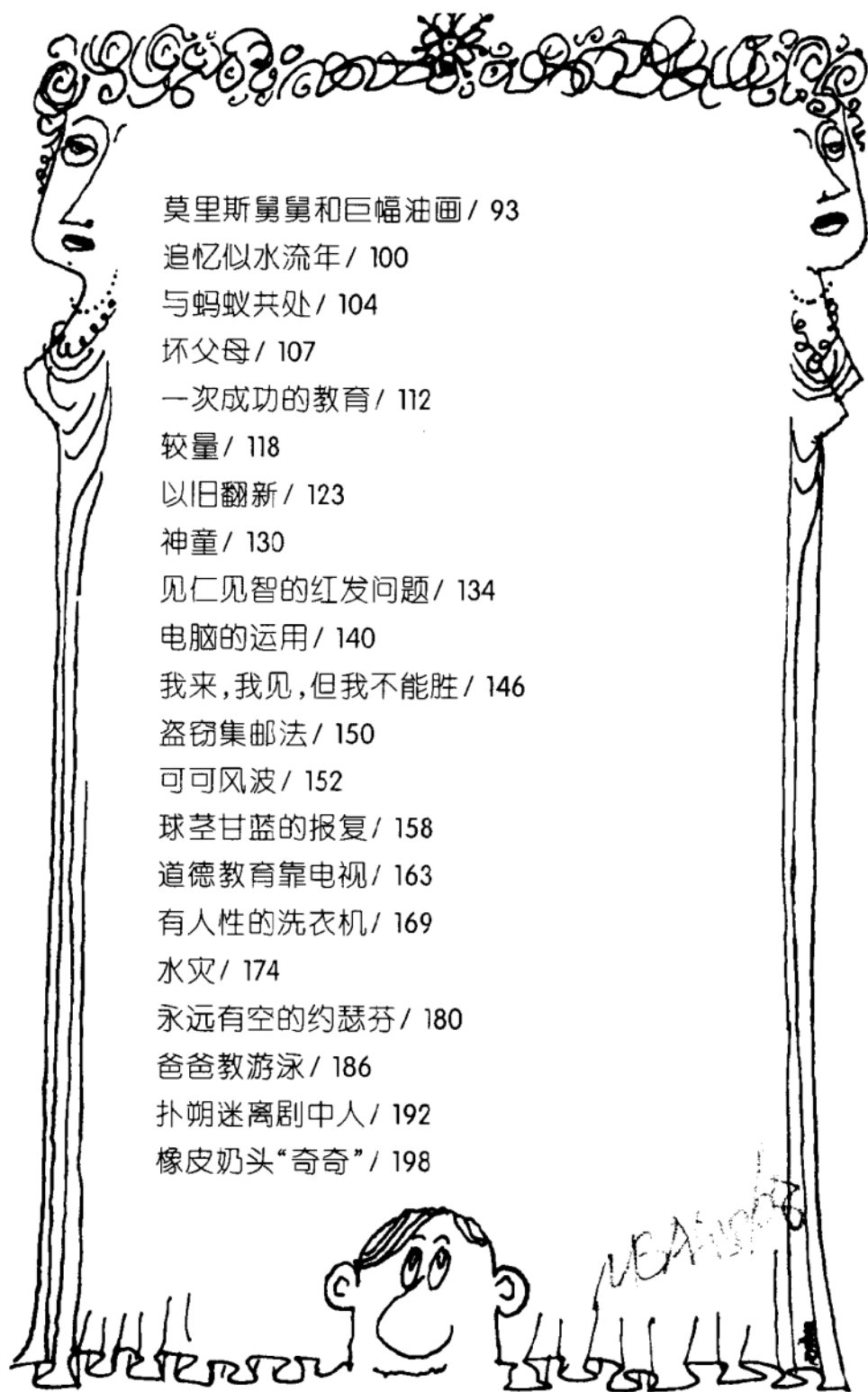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27-2570-7/I·1498

定价:19.40元



初为人父 / 1
老树新枝 / 10
拉迪芳和巫术 / 15
万象更新 / 20
塞利希家的大气干扰 / 27
雇保姆者须知 / 34
春季小扫除 / 41
堕落的旅馆 / 47
在超市 / 53
可怕的小红帽 / 58
隐形眼镜 / 62
抓老鼠 / 69
小猫咪的小奶瓶 / 73
骨肉的呼声 / 79
该送幼儿园阿姨什么礼物? / 84
彩票专家 / 89





莫里斯舅舅和巨幅油画 / 93

追忆似水流年 / 100

与蚂蚁共处 / 104

坏父母 / 107

一次成功的教育 / 112

较量 / 118

以旧翻新 / 123

神童 / 130

见仁见智的红发问题 / 134

电脑的运用 / 140

我来,我见,但我不能胜 / 146

盗窃集邮法 / 150

可可风波 / 152

球茎甘蓝的报复 / 158

道德教育靠电视 / 163

有人性的洗衣机 / 1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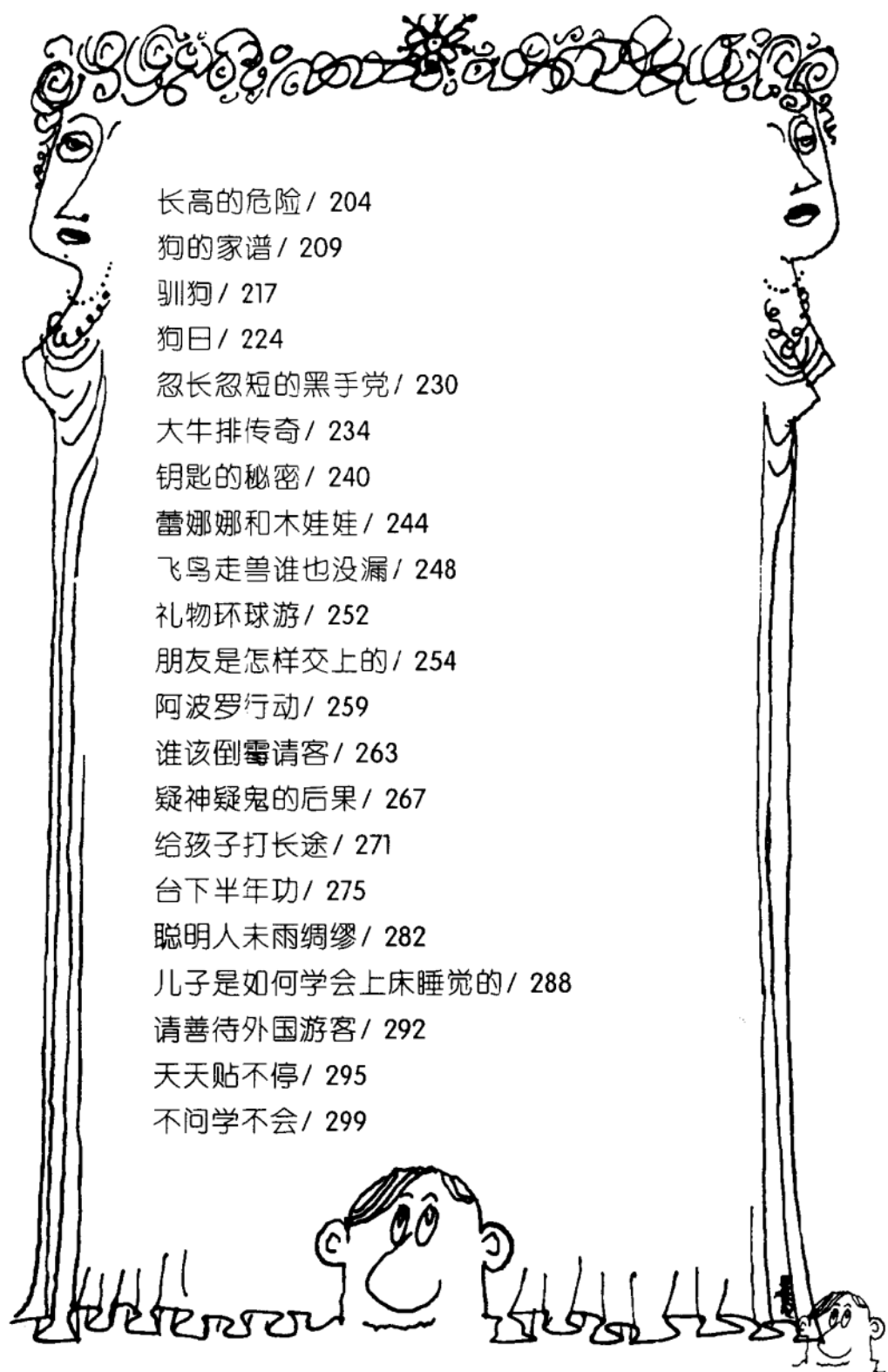
水灾 / 174

永远有空的约瑟芬 / 1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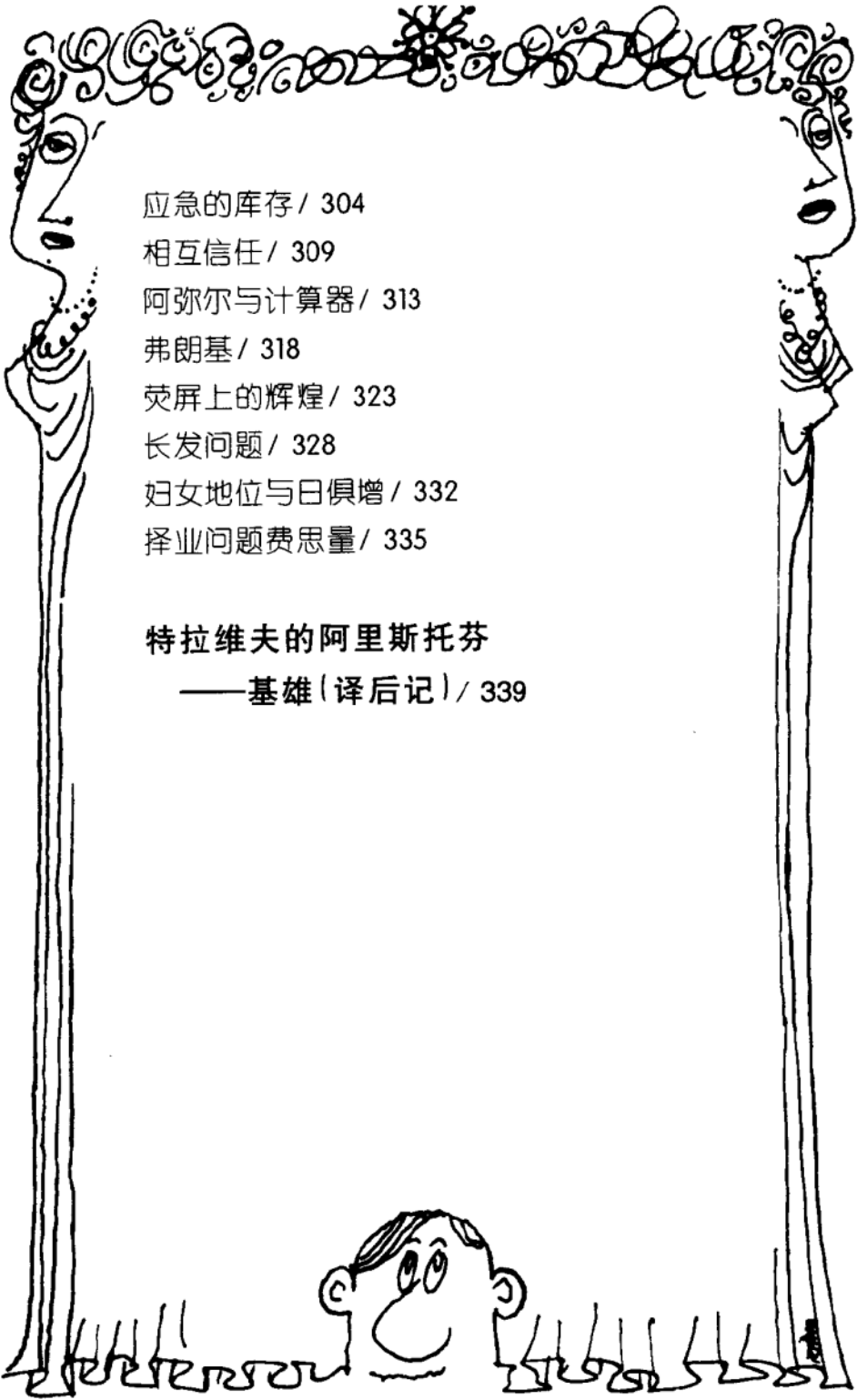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教游泳 / 186

扑朔迷离剧中人 / 192

橡皮奶头“奇奇” / 198



- 长高的危险 / 204
- 狗的家谱 / 209
- 驯狗 / 217
- 狗日 / 224
- 忽长忽短的黑手党 / 230
- 大牛排传奇 / 234
- 钥匙的秘密 / 240
- 蕾娜娜和木娃娃 / 244
- 飞鸟走兽谁也没漏 / 248
- 礼物环球游 / 252
- 朋友是怎样交上的 / 254
- 阿波罗行动 / 259
- 谁该倒霉请客 / 263
- 疑神疑鬼的后果 / 267
- 给孩子打长途 / 271
- 台下半年功 / 275
- 聪明人未雨绸缪 / 282
- 儿子是如何学会上床睡觉的 / 288
- 请善待外国游客 / 292
- 天天贴不停 / 295
- 不问学不会 / 299



应急的库存 / 304

相互信任 / 309

阿弥尔与计算器 / 313

弗朗基 / 318

荧屏上的辉煌 / 323

长发问题 / 328

妇女地位与日俱增 / 332

择业问题费思量 / 335

特拉维夫的阿里斯托芬

——基雄(译后记) / 339

初为人父
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太太——她是众所周知的最佳太太——在床上支起身来，呆呆地向半空中望了一会儿，然后一把抓住我肩膀说：

“差不多了。去叫辆出租车吧。”

我们不慌不忙地穿衣服。我不时说上几句宽慰她的话，但这其实完全是多此一举。我俩发育良好，智力超群，还能不明白这个道理：生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过程，从古到今这个过程也不知重复了多少万次了，所以没必要把它看成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

我们慢慢腾腾地准备出发，这时我想起了不少老掉牙的笑话和漫画。这些笑话和漫画以极无聊的方式挖苦即将做父亲的人，老是把他们描绘成一些只会在产院的候诊室里不住地抽烟、紧张得几乎要发疯的窝囊废。好吧，让那些爱取乐的家伙自得其乐去吧。在现实生活中可不是这样的。

“亲爱的，你不想带几本画报去？”我问道，“解解闷也好啊。”

初为人父





我们把杂志搁在小箱子的最上层,箱子里已经放着一些巧克力,当然还有些编织到一半的衣服。出租车来了。我们上了车,一路舒舒服服地到了医院。门卫记下了我太太姓名、出生年月什么的,然后带她上电梯,我刚要跟进去,他却在我的鼻尖前把铁门拉上了。

“先生,就留在这儿吧。您到楼上只会添乱。”

不错,他说话是该客气点,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这样做也有几分道理。事情到了这阶段,男人原本也派不上什么用场,这是明摆着的道理。我太太也是这个意思:

“回家去吧,像往常一样干你的活去吧。有兴趣的话,下午去看场电影,为什么不呢。”

和太太握了握手,我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开了。读到这儿,你们中没准有人会认为我心肠太狠或者过于冷漠,但我的本性就是如此:冷静、平和、理智——总之像个男子汉。

在医院大厅里,我再次环顾四周。门卫室旁边有排矮凳上挤坐着几个人,脸色煞白,咬着嘴唇,浑身冒汗,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这些“将为人父者”真是可笑,好像他们到场就能对有一定之规的事情进程施加什么影响似的!

有时你会看见一个激动得发抖的身影从外面冲向门卫室,上气不接下气地喘出两个字来:

“生了?”

门卫睡眼惺忪地查了查摊在面前的名单,一面剔着牙缝,打着呵欠,一面漫不经心地答道:

“是个丫头。”

“多重?”

“二点九五。”

话音刚落，这位新出炉的父亲便蹦了过来，凑到我耳边不停念叨“二点九五，二点九五”，声音中透着激动，疯疯癫癫的。这傻瓜真滑稽。谁会对他那丑丫头体重多少感兴趣？即使有十公斤重又与我何干。一个失去自我控制力的男人是多么可笑啊。不，不是可笑，是可怜。

我决定回家，投入到工作中去，何况烟也抽完了。可这时我又想是否该去跟大夫说几句话。没准大夫正打算找我，比如，要向家属了解情况，或者提个什么小小的建议。当然这些只是例行公事，但例行公事也是不能耽误的呀。

我穿过前厅，打算上楼去诊疗室。门卫过来挡驾，尽管我再三解释我这是特殊情况，可他丝毫不为所动。幸好大夫正好下楼来，我赶紧上前自我介绍，问我是否能帮上什么忙。

“下午五点再来，”他回答说，“在此之前您在这儿只会浪费时间。”

进行了这一为时虽短却启人心窍的思想交流之后，我放下心来打道回府了。坐在书桌旁，我很快就发现，今天工作不怎么顺手。以前可从不这样啊，我开始仔细研究不顺手的原因何在。睡眠不足？天气作怪？还是太太不在身边所致？我不想彻底排除这第三种可能性。平素观察人生百事时，我习惯冷静地保持距离感，但眼下恐怕不行，眼下的这桩事毕竟不是天天发生的，即使儿子会像其他孩子一样也罢：健康、活泼，但不特别。他会顺利完成学业，然后开始外交家生涯。仅仅为了这点，起名时就得慎重考虑：一方面得是个希伯来语的名字，另一方面也要让非犹太人容易上口，比如叫拉斐，跟那位享誉画坛的荷兰人一样。最后这小调皮还会成为外交部长呢，到那时在联合国大家连他的名字也叫不上来怎么行。干





什么事都得从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出发。此外，他不能过早结婚。他应该进行体育锻炼，参加奥运会。至于他是获得障碍赛冠军还是在铁饼项目上夺魁，我根本无所谓。在这方面我不斤斤计较。当然，他得掌握世界上所有重要的语言。在空气动力学方面也要有点儿造诣。不过要是他对核物理更感兴趣，那么也不妨去学核物理。

可要是个女孩呢？

其实现在该给医院打电话了。

我手一点儿不抖，平静地抓起听筒，拨号。

“还没有消息，”门卫说，“您哪位？”

他喉咙嘶哑，似有弦外之音。我凝神听着，觉得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可电话已经断了。

我有点慌了，胡乱翻着报纸。

“一只双头羊在秘鲁出生。”

这些白痴为了填满他们可怜小报的版面，什么胡诌编不出来哟！真该把记者全都宰了。

当然眼下我有更紧要的事情要处理，比如不能完全中断与医生的联系。

我跳进一辆出租车来到医院。那儿人比原先多，正在举行割礼仪式呢。真走运，我神不知鬼不觉混进了人群里。

“您怎么又来了？”最终大夫还是发现了我，大声吼道，“您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刚才碰巧经过这儿，心想或许可以向您打听一下有什么新的进展。有新的进展吗？”

“不是叫您五点钟再来吗！跟您这样说吧，您最好别来。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会打电话通知您的。”

✓

“遵命，大夫。我只是想……”

他言之有理。这样无休止地来回奔波毫无意义，有失一个正常人的尊严。那帮可怜虫这会儿还脸色煞白、手脚乱抖地坐在门卫室周围，我可不愿跟他们同流合污。

只不过是出于好奇，我才和他们坐在一起，以便从心理学家的角度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剖析。我的邻座上来搭话，说他的第三个孩子快要出生了。他已有一个儿子(3.15 公斤)和一个女儿(2.7 公斤)。坐在长凳上的其他人拿着一些照片在传看。为了不陷入尴尬，或许也是为了和这些全无主心骨的儒夫开个小玩笑，我拿出了太太怀孕八个月时拍的一张 X 光片。

“可爱，”周围响起了一阵赞美声，“真是可爱。”

我又去买了包烟，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忘了什么要紧事，于是去问门卫有什么新消息。这没教养的无赖竟然一声不吭，只是摇了摇头。其实他连头也没摇，只是厌烦地把脑袋转向了另一边。

两个小时过去了。我来到大街对面的花店打电话给医生，接电话的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对我说什么清明日清早打电话来。追问之下，我证实了这是女接线员的声音。唉，在我们这儿，尊敬的公民关怀下一代就好像犯了罪，就会受到如此的虐待。

还是去看场电影吧。片子讲的是一个小伙子怎么恨他的父亲。这来自好莱坞的蹩脚货色和我有什么关系。再说我太太会生个女儿，我在下意识里早就做好了准备，甚至可以说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不反对女儿当考古学家，只要她不嫁给飞行员就行。这点没商量余地，我决不会让一个飞行员当我的

初为人父





女婿。看在上帝的份上——我迟早会做外公。不是说岁月如梭吗。可为什么这儿黑灯瞎火的？我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在电影院里，我真傻。

我摸索着出了电影院。外面凉爽的空气使我头脑清醒了一点儿，不十分清醒，只是一点儿。现在去干什么呢？

也许该再去医院问问。

我买了两大束廉价鲜花，因为花店送花的伙计在任何医院都能自由进出。我匆匆地朝门卫嘟囔了一句“廿四号病房”，便在夜幕掩护下溜进了医院。

大夫嘴角边似乎有点冒泡沫的迹象。

“您拿着花在这儿干什么，先生？快把花扔到一边去，先生！要是您还赖着不走，我就叫人来撵了！”

我试图向他解释，这花只是策略而已，没有花我进不了医院。

当然，我又补充道，我知道孩子还没有生下来，不过我想没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。

大夫用俄语说了几句显然不怎么友好的话，就把我晾在一边了。

到了街上我又突然想起一件事：我已经二十四小时点食未进了。赶快回家吃点东西。不知为什么，食物却老咽不下去，不得不喝几小杯白兰地润润嗓子。填完了肚子，我钻进睡袍，上床休息。

我要能知道生个孩子为什么这么旷日持久就好了。

我要能知道就好了？我的确知道。会是双胞胎。这点几乎是确定无疑的。双胞胎也不赖。双胞胎需要的一切都能以批发价购买。我会让他俩受一种实用的教育。他俩以后该从

事纺织业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只是后脑勺上这可怕的嗡嗡声总该停下来了吧。房间也不能再这样转下去了。房间漆黑一团却在转个不停，这太可怕了。

门卫声称还什么都不知道。这罪大恶极的家伙，但愿他不得善终。等女儿一出世我就找他算账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

说也真怪，烟又没了。这半夜三更的上哪儿买烟去。大概只能上医院去买。

我飞快地向公共汽车站跑去，楼里不知是谁追了上来，提醒我还没穿好裤子呢。

“瞧我有多傻，多幼稚啊，”我笑了起来，飞快地跑回去穿裤子，可笑个不停，怎么也忍不住，后来快到医院的时候我才想起上帝来。平常我不祷告，但这会儿嘴里似乎自然而然地吐出一连串话来：

“天上的主啊，这次请帮我一把，让丫头变成小子，要是可能的话变成一个正常的小子。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出于国家的利益。我们需要年轻健康的小子打先锋……”

夜幕中的行人提醒我，路面潮湿，老这么跪着会感冒的。

门卫远远地看见我就转过头去，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。

我拼命撞着铁栅栏门，铁栅栏门嘎地一声开了。我冲向乳白色玻璃门，上楼，听见背后那魔鬼在狂吼……你吼吧，你这堆百年不遇的垃圾……谁要是这会儿想阻拦我，就是自取灭亡……

“大夫！大夫！”我的叫声在漆黑的走廊里可怕地回荡。转眼间，医生匆匆赶来了。

“要是再看见您在这儿，我就让消防队来救您！您应该觉





得羞耻！您要是歇斯底里的话，就来点镇静剂！”

歇斯底里？我歇斯底里？算这家伙吉星高照，我在成年礼举行过后不久把小刀给扔了，否则我现在会割断他的喉咙。这种人也配叫大夫，简直是穿白大褂的拦路抢劫者，披着伪装的杀人凶手。我要给政府写信，让他们记住这一丑闻。不把我的孩子交出来，我就不会从门卫室旁的长凳后退半步。先生们，谁能给我支烟抽？在门卫那里我是别指望能买到烟了，他现在一见我就紧张得浑身哆嗦。哆嗦又怎样？当然我很激动。换了谁都会激动。毕竟今天是我儿子出生的日子，即使大厅还是如此飞快地旋转，后脑勺的嗡嗡声怎么也停不下来……

眼看都快午夜了，还是杳无音信。我太太可真幸福，她用不着如此激动。仁慈的上帝——没准这会儿他们发现她根本没有怀孕，而是塞了一肚子的爆米花。这伙骗子。不，拉菲不能去当外交官。丫头应该去当幼儿园老师。要不我把他俩都送到移民区集体农庄去。儿子会为我赎罪，我料定会这样的。也许我会自己到移民区集体农庄去，以免儿子替我受苦，不过我现在烟抽完了。请给我一支烟，先生们，再给最后一支。

完了。大事不好了。我能感觉到，我的直觉从来没有欺骗过我，没戏了……

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回到门卫室前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睁大眼睛，向我的那位死敌投去恳求的目光。

“生了，”他说，“是个男孩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说，“在哪儿？”

“是个男孩，”他说，“三公斤半。”

“什么，”我说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听着，”他说，“您是不是叫埃弗赖姆·基雄？”

“稍等，”我说，“我记不大清了。”

我掏出身份证瞧了瞧。果真没错：一切迹象都表明本人名叫埃弗赖姆·基雄。

“请问，”我说，“我能为您做些什么，尊敬的夫人？”

“您生了个儿子！”门卫的叫声像头发情的鹿，“三公斤半！是个儿子！您懂了吗？是个三公斤半的儿子……”

我张开双臂搂住门卫，想方设法去吻他那张英俊得超凡脱俗的脸。片刻之后，这场搏斗以不分胜负而告终。我声音都变调了，长叹一声，冲出门去。

街上当然没有人。偏偏在你需要的时候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

谁会料到，我这把年纪还能在地上翻跟头。

一个警察过来警告我不要再破坏夜晚的宁静。我一下抱住他，在他两边脸颊上吻了起来。

“三公斤半，”我贴着他耳朵大喊，“三公斤半！”

“真走运！”他嗓门也不小，“恭喜恭喜！”

接着他掏出小女儿的照片给我看。



老 树 新 枝

首次上台,总免不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怯场表现和激动神态。一个新生儿在众亲友面前第一次露面,不妨称为他的“首演”吧,却会使一切都黯然失色。

最佳夫人非要在半夜三更生下我们的儿子拉菲,所以我就不得不等到第二天才能举行父子见面礼了。大夫请我无论如何单独前去——这真是一个极其合理的要求,我点头称是。我只是带上了母亲,理由很简单,她是我母亲。此外为避免产生家庭矛盾,我还请了拉菲的外公外婆。当然鉴于实际情况,还得考虑伊尔喀婶婶和雅各布叔叔,不过接下来就只叫了齐格勒夫妇。他俩为刚刚来到人世的小家伙准备了一些可爱的小礼物:编结的小白鞋,编结的小白帽,外加两条迷人的天蓝色小裤衩。

伊尔喀婶婶和雅各布叔叔也带了同样的礼物,我母亲、还有其他一些亲友也带了同样的礼物,连送牛奶的人也不例外。只可惜我们的孩子会渐渐长大,不然这些衣物够他享用一辈子了。(有一点可以保证,今后谁请我出席割礼,我就送谁一